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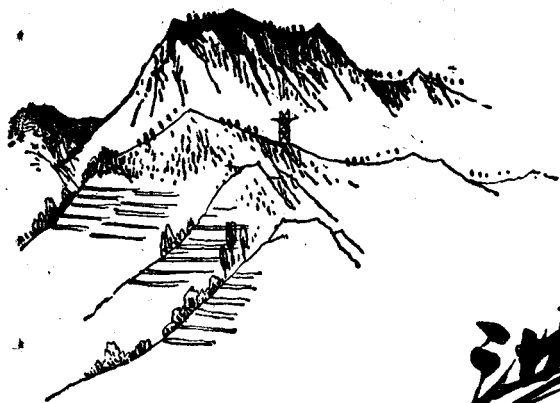
洪

HONG

雁

Y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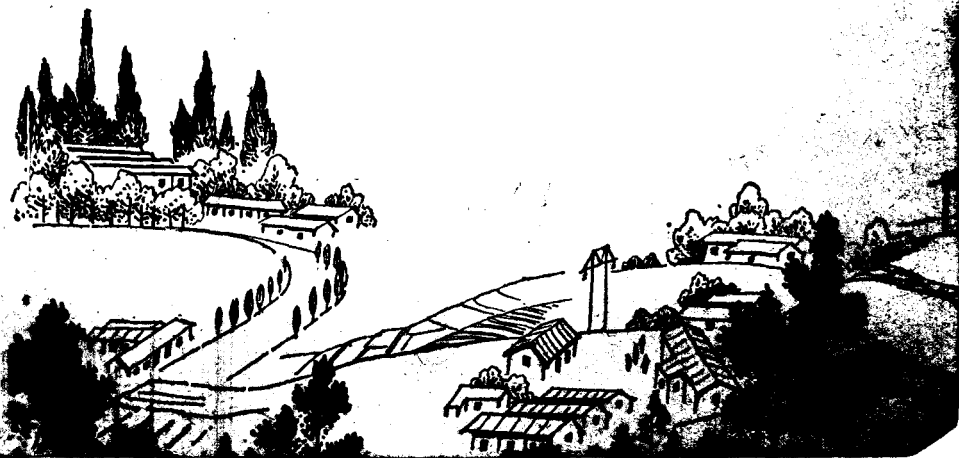
王小鹰 著



洪雁

王小鷹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洪 雁

王小鹰 著

邓泰和 插图

魏景山 装帧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商务印书馆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商务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6.5 字数 96,000

1975年9月第1版 1975年9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R10171·493 定价: 0.35元

内 容 提 要

● 这是一部反映知识青年斗争生活的中篇小说。

洪雁等一批知识青年,坚决响应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伟大号召,来到了青龙山区险峰茶林场,参加山区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一小撮阶级敌人对此怕得要命、恨得要死,他们互相勾结,妄图破坏春茶生产、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梦想夺回他们早已失去的青龙山。洪雁和知识青年们,在场党委副书记兼连指导员老廖和贫下中农竹林奶奶等的教育帮助下,在春茶生产大忙时刻,狠抓阶级斗争,有力地粉碎了阶级敌人的破坏阴谋,取得了革命和生产的双胜利。

作品人物形象鲜明,语言清新,富有生活气息,适合青少年阅读。

“咚咚锵，咚咚锵，咚咚锵、咚咚锵、咚咚锵，……”

在青龙山那云腾雾漫、蜿蜒陡折的山坳里，忽然响起了一阵阵激荡人心的锣鼓声，震得陡坡上的石子儿蹦啊蹦，催着树梢尖上的嫩枝儿窜啊窜。哟，被春风春雨浸染得碧透翠绿的峰峦啊，都闹腾起来啦！

这锣鼓声也惊动了龙尾坡下小竹林里的两个人——一个发如银、脸似铜的老奶奶和一个穿着红衣衫、带着军帽的姑娘。她俩正在密密齐齐地编着竹篓子，那一根根薄如纸、柔如丝的竹篾片在她们手中穿来飞去，那一只只碧青溜滑的竹篓捧在她们的怀里，真比扭秧歌挥彩带还耐看呢。

这姑娘叫洪雁，她忽闪着乌亮的眼睛，仄耳听，跳了起来：“竹林奶奶，这准是我们连队摆开了青茶大生产的擂台……”说着就“蹭蹭蹭”地跑上小土坎，踮起脚跟朝龙头峰顶望了又望。

竹林奶奶
也跟着上了小
土坎，手搭凉
棚罩着眼，瞧
啊瞧。

“竹林奶
奶，我得马上
赶回去，否则
会抢不着任务
的。”

“要的，年
轻人嘛，艰苦
的担子就是应该抢着挑。”竹林奶奶走下小土坎，在
一大堆篾片堆里抽出了一根还带着嫩竹香气的扁
担，“雁子啊，你先挑些竹篓子回去，剩下的奶奶隔日
给你们送去！”

竹林奶奶知道洪雁姑娘的肩头硬着哪，所以就
毫不客气地在扁担两头拴上了十几只崭新的茶篓。

洪雁懂得老人的心意，背脊一使劲，担子便稳稳
当当地上了肩。她正了正压着短发的军帽：“竹林奶
奶，我走了。”



“哎。”竹林奶奶疼爱地瞧着姑娘结实的身架，又给她拍打了沾在红外衣上的竹篾屑子：“快走吧，别忘了向老廖问个好哇。”

姑娘双眉一扬：“竹林奶奶，您就等着我们丰收的喜讯吧！”说完便飞上了山坡，象一团火，跳跃在群山绿海中……

洪雁急匆匆地沿着牛车道向龙头峰攀登。人家爬坡缓步晃腰，可她却一步三跃，肩上的扁担“吱呀吱呀”地唱着，脚跟落地“咚咚咚”地响着，简直比野兔子还窜得快。

本来，从龙头峰到龙尾坡只有一条荆棘小道。去年冬天，青龙生产连的青年们冒着寒风苦干了两个多月，开出这条牛车道，把龙头龙尾连成一线。这样一来，知识青年们到场部开会、领工具、送茶叶，龙尾坡大队的社员同志上山砍柴、打猪草，可方便多啦！难怪这里的贫下中农不绝口地称赞说：“咳，如今的知识青年，心眼儿就是亮堂，打老远的大城市上咱山沟沟来，不怕苦、不怕累，想得做得真叫人瞧了哇，比喝山茶蜜还甜呢！”于是龙头龙尾两下约定，在今年冬天一起把这牛车道开成大公路，让汽车直开上青龙

山的脊梁骨。

以往，一走上这牛车道，洪雁总要仔细地查看路边的排水沟畅通吗？蹬蹬路上的基石松了没有？可今几个她却一步不停地向前直冲。

悬崖上，一簇簇、一团团的映山红花，使劲地把脑袋探到路面上，它们抚着洪雁的裤腿，牵着洪雁的衣襟，逗引她去攀折。可是洪雁却毫不领情地用脚把它们拨开了。这会儿在她耳边尽响着“咚咚锵，咚咚锵”的战鼓声，她就象即将上阵的战士，听到了冲锋的号声一样，又是兴奋，又是焦急。

拐进一个山弯，银色飘带似的青龙泉卧在眼前。那清澈见底的流水，“叮叮咚咚”地从龙头峰上流下来，横亘在整座青龙山。

洪雁利索地脱下鞋袜，稳了稳肩上的担子。入春以来没下过几场雨，青龙泉的水刚没过腿肚子，河床也不过二丈多宽。洪雁不愿意再绕几个弯坳去走小石桥，便赤着脚趟水过河了。

初春凛冽的泉水，撒着银珠儿，打着漩涡，急匆匆地从洪雁脚上流过。一阵凉意袭上心头，可洪雁偏偏还弯下腰，扯下军帽，撩一把泉水往头上捋去，青龙泉底立刻映出她那俊气的圆脸蛋来，浓密的短

发随着水纹飘来拂去，象群小鱼儿翕动着腮帮游得欢。

要说嘛，十八九岁的姑娘都爱梳辫子，黑溜溜的，搭在肩上，垂在身后，走起路来一甩一甩，蛮俏的。可洪雁却不要，她嫌麻烦：攀山越岭，不是叫酸刺棵勾上了，就是让杂草蓬缠住啦。洪雁做事最讲究个快，她有自已的喜爱——把满头的浓发剪得短短的，齐耳贴着，还把当解放军的哥哥给她的那顶旧军帽扣在头上，把鬓角耳根的短发一古脑儿地塞进帽子里。呵！活象个小子，好不神气！不过洪雁又挺爱着红衣裳：红棉袄、红布衫、红衬衣……一年四季不离红。如果有人说了：“姑娘家，总是爱打扮。”洪雁马上会鼓起腮帮反击：“你懂个啥？革命的旗帜是红的吧？前进的火炬是红的吧？红色，代表着热情、勇敢、朝气、光明……”可不是，洪雁的脾气本来就是这样的嘛。

这会儿，洪雁正掬起清泉，有滋有味地吸饮着。忽然，她感到有一样软囊囊的东西贴在腿肚子上了。会不会是条小鱼呀？她抖了抖腿，可那东西却越贴越牢，反把腿肚子圈了起来。奇怪，洪雁用手一擦，撩起了一只塑料口袋。她顾不得擦干两颊的水珠，

赶紧抖开一瞧。“呀，这不是咱们连里装化肥用的口袋吗？怎么漂到青龙泉里来了？要花好些钱才买一只呢，多大手大脚！”洪雁不由埋怨起仓库保管员兼会计佟世贵来，“佟世贵这人呀，工作就是不负责任，丢三拉四的，这化肥袋明明是应该收齐上交的嘛，他怎么会丢在这里？”她越想越气，要是佟世贵在跟前，她准会狠狠地批评他一顿。

洪雁把塑料袋攥在手中，双脚“咔嚓、咔嚓”踩得水花四溅，她想快点赶回连队去，当面问问佟世贵，给他敲敲警钟。

“洪雁，洪雁——”沿着青龙泉跑来了一个苗条的姑娘，洪雁抬头一瞧，是玮凤。

“傻丫头，今儿个怎么撒起野来了？”

没等玮凤跑近，洪雁便嗔道：“干啥呀？叫魂似的，我又没上天入地罗。”

玮凤把辫子朝后一甩，撅着嘴说：“有紧急情况嘛。”

“是不是采春茶打擂台大会就要开始了？”

“还打擂台呢！老冯都要把援外任务收回去了！”玮凤焦急地说。

洪雁听了一怔，她这才发现“咚咚锵”的锣鼓声

不知什么时候停了。她着急地说：“什么，什么？这怎么行呢？”

“就是呗，大伙正和他争呢，你还不快回去呀？”

洪雁不禁皱紧了眉头，她想起几天前在场部春茶生产誓师大会上，青龙生产连的指导员廖有栋用“强硬”的态度，硬是把支援第三世界兄弟国家的三万斤特级茶的生产任务夺了下来。当时，连里的小伙子和姑娘们，在台下把手掌都拍红了，喉咙都喊哑了。大伙的干劲就象谷雨时的茶芽，直往上冒。谁不想为支援第三世界人民的革命斗争多出一份力量？记得还是由场党委书记亲口宣布，把任务交给青龙生产连的，今天怎么又变卦了呢？

洪雁按捺不住冲上来的怒气，短发一甩说声“走！”就一手扶担子，一手拎了包着鞋袜、帽子的塑料袋，拍打着光脚丫，在山路上飞跑起来。急得玮凤跟在后面直叫唤：“鞋子！快把鞋子穿上——”

二

险峰茶林场青龙生产连，座落在青龙山半山腰的一个傍山临水的弯坳子里，背后是笔陡的龙头峰，面前是湍急的青龙泉。它是全茶林场的“制高点”，也是最艰苦的一个连队，这里的知识青年们都为此而感到自豪。

这时，在连部办公室的土房前，熙熙攘攘地拥着一大群人。姑娘们拚命地把眼睛瞄在木板门的门缝里，瞧着，嘁嘁喳喳地议论着；而小伙子们索性大大方方地把鼻子贴在玻璃窗上，不时地向屋里挥挥拳头表示决心。今天是春茶生产大会战的前夕，这些年轻人不去做战前准备，挤在这儿干啥呢？

在连部办公室里，空气真紧张啊。

长着络腮胡子的场革委会副主任老冯烦躁地踱着步子，脸色白晰的会计佟世贵正在忙碌地翻弄着满桌的计划表格，宽额剑眉的指导员廖有栋却在

慌不忙地吸着纸烟。

“我说老廖，青龙生产连是新建的连队，生产条件比较差，第一年开采春茶，能完成指标任务就不错了，这援外特级茶的突击任务还是让给别人吧！”老冯踱到老廖跟前站住了，粗声粗气地说。他今天是到这里检查春茶生产准备工作的。方才听佟世贵说，这个连队条件差、人手少，又尽是办事不牢靠的小青年，要完成这突击任务非得大亏本钱，否则根本不可能，于是他就想收回任务，不料却遭到老廖和青年们的坚决反对。

“离了弦的箭你去追追看，任务既已交出手，你就甭想收回了。”老廖诙谐地说。

“别开玩笑。青竹扁担挑不起重担，你们连都是些来场还不满十个月的小青年……”

这话激怒了门外的人群，就象青龙泉撞碎在山崖上一样，大伙嚷嚷起来：

“小青年怎么啦？你还不是从光下巴长成满脸胡子的？”一个精瘦的绰号叫“猴子”的小伙子小侯使劲拍打着窗槛。

“让他出来比试比试，谁缺胳膊短腿了？”火柱也扯着嗓门喊道。

佟世贵急忙走到窗前，摇手示意：安静！

老冯生气地瞪着玻璃窗上贴着的一张张竖眉撇嘴的脸：“真不象话。”

“唔，可不能这样看问题！‘青年是整个社会力量中的一部分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我们可不能小看这‘儿童团’的作用啊！”老廖批评道。

窗外又涌起一阵声浪，这回是姑娘们的嗓门了：

“哎呀，洪雁回来了！”

“哎——班长快来呀！”

洪雁带着满身汗水一脚泥土挤进姑娘群：“怎么样？任务拉掉了吗？”

“你快听，里边正在算账呢！”姑娘们七嘴八舌地说。

洪雁把被泉水、汗水沾湿的头，贴在门缝上一听，果然听到“滴滴嗒嗒”的算盘珠响，接着又是老冯的声音：“……幼林茶园要管理，后勤食堂要砍柴火，还要完成面上的生产计划，你们有多少个人工去采援外茶？”

“七八五十六，八八六十四，……嗯，约莫有百分之十一、二、三的人工，顶多两个班吧。”佟世贵很麻利地算出了这笔账。

“你看看，只有一两个班的小青年，要完成质量要求高，时间要求紧的援外任务，这不是在开玩笑吗？……”

洪雁一听气炸了：“算个啥糊涂账！”她没等老冯把话说完就用肩膀使劲一顶，门“咚”地打开了，青年们象青龙泉决口似地涌进屋去。老冯惊异地望着他们：“你们要干什么呀？”

洪雁理直气壮地说：“冯副主任，你算错了！”

“嗯？”老冯气乎乎地从鼻子里发出了疑问。

“是错了！”洪雁肯定地扬扬眉毛说，“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忠于人民忠于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场，你怎么能忘了这两个数——我们农场青年的一颗红心两只手呢？”

“说得好！不把这两个数加上，



这笔账永远也算不清。”老廖打心眼里乐哇，直瞧着洪雁：短发、红衣、泥脚，乌亮的眼睛火辣辣地瞪着，充满了勇敢和坚定。他情不自禁地涌上一股欣慰之感：“不错，小雁子比当初更成熟了。”

当初的洪雁是怎么样的呢？

那是在去年金风飒飒的季节，在险峰茶林场场部，锣鼓喧天，人们正在欢迎从黄浦江畔来的新战友。

“嘀——嘀——”长途汽车欢叫着，沿着盘山公路飞进了群峰的怀抱，车未停稳，车门就“呼”地打开了，司机同志来不及叫声危险，“啪”地一下就从车上跳下一个红衣姑娘来，她毫不理会人们的轻声议论，瞪着两只乌黑发亮的眼珠朝四下寻索起来。她发现在一群群年轻人中有一个身材魁梧，宽额上剑眉高挑的老同志，就甩甩短发跑到那人面前，开口就问：“同志，你们这儿哪个连队最艰苦？哪座山最高？哪里最需要人？……”

老同志额上的皱纹一根根都跳跃起来了：“哟，打哪儿来的一门连珠炮？火力还挺猛的呢。”

“笑啥呀？红卫兵就是要到最艰苦的地方去。估

摸您是个领导，该支持我的革命要求吧！”

姑娘没猜错，这个老同志正是险峰茶林场的党委副书记廖有栋。老廖望着她那火热的目光，心里高兴极了，他收住了笑，认真地说：“好，红卫兵同志，一定考虑你的要求。”他又回头对站在旁边的一位长着络腮胡子的中年人说：“老冯，你瞧，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的红卫兵小将多有朝气呵！把这些兵给我，怎么样？”

原来，险峰茶林场党委决定，在全场最高最陡的青龙山上新建一个连队，由党委副书记廖有栋亲自挂帅兼任指导员。要知道，这青龙山可是块难啃的硬疙瘩呢！

场革委会副主任老冯，也深深为洪雁抢着到艰苦的地方去工作的精神所感动，他半似称赞，半似回答地说：“行，行，行呀！”

就这样，洪雁成了险峰茶林场最高、最陡、最远，也是最艰苦的青龙生产连的一名战士。

可是事隔不久，老冯便对知识青年发火了。事情是这样的——

在一个骄阳似火的下午，老冯汗流浹背地上了青龙山。他一方面是来检查青龙生产连的生产情况，